



SHIJIE WENXU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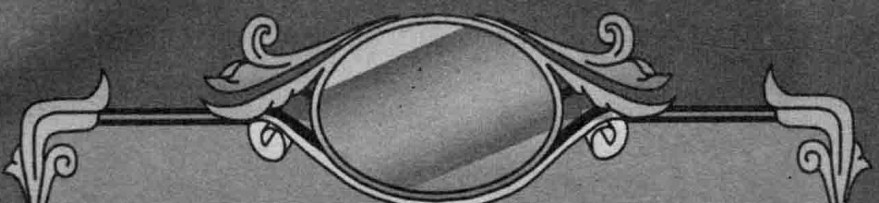
MINGZHU

世界名书文库

罪与罚(下)
雪国·古都



世界趣书文库



SHIJIEWENXUE

MINGZHU

世界
文学
名著
全书



世界文学名著全书

——世界名书文库

罪与罚

(下)

[俄]陀斯妥耶夫斯基 著

胡 孟 译



四

世界文学名著全书

拉斯科利尼科夫是索尼娅与卢任对抗的一个积极和勇敢的辩护人，尽管他自己心里有那么多的恐惧和痛苦。然而这天早上他饱经忧患，很高兴有机会改变一下那些让他无法忍受的印象，至于他渴望为索尼娅辩护其中也包含有他个人的真挚感情，那就更不用说了。此外，即将与索尼娅见面，有时候这让他是如此惊慌失措：因为他必须向她宣布，是谁杀死了莉扎薇塔，他预感到了极其的痛苦，又想要逃避它。因此，他从卡捷琳娜·伊万诺芙娜那里出来，高声说：“嗯，索尼娅·谢苗诺芙娜，现在看您说什么吧？”这时他显然还处于表面上情绪激昂的状态，精神振奋，敢于挑战，为不久前压倒卢任的胜利感到兴奋。但是他此刻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。他一走到卡佩尔纳乌莫夫的住处，突然觉得浑身无力，十分恐惧。他陷入沉思，在房门前站住了，心里产生了一个奇怪的问题：“要不要说出来，是谁杀了莉扎薇塔？”这问题是奇怪的，因为同时他突然觉得，不但不能不说，而且就连推迟说出的时间，哪怕只是稍稍推迟一会儿，也是不可能的。他还不知道为什么不可能，他只是感觉到了这一点。他痛苦地意识到，面对必须，他自己是无能为力的，这一想法几乎压垮了他。为了不再，不再折磨自己，他很快推开房门，从门口望了望索尼娅。她坐着，胳膊肘撑在桌子上，用双手捂着脸。但是一看到拉斯科利尼科夫，赶快站起来，走上前去迎接他，仿佛正在等着他似的。

“要是没有您，我还不知道会怎样呢！”在房屋当中，他们走到了一起，她很快地说。显然，她急于想表达的，就是这一句话了。

拉斯科利尼科夫走到桌边，坐到她刚刚站起来的那把椅子上。她面对着他，站在离他两步远的地方，完全和昨天一样。

“您说什么，索尼娅？”他说，突然感觉到，自己的声音发抖，“要知道，这件事情完全是由于‘社会地位和与此有关的种种习惯’。这一点，刚才您明白了吗？”

她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。



“请您不要像昨天那样和我说话！”她打断了他的话。“请您别说了。就是这样，我也已经够痛苦了……”

她赶快笑了笑，担心他也许不喜欢别人责备他。

“我由于愚蠢，离开了那儿。现在那儿怎么样了？我本想马上就去看看，可是又很犹豫直到……，您这就……来了。”

他告诉她，阿玛莉娅·伊万诺芙娜要赶她们走，叫她们搬家，卡捷琳娜·伊万诺芙娜不知跑到哪里“寻找正义”去了。

“啊，我的天哪！”索尼娅很快站起来，“咱们赶快回去吧……”

说着她拿起自己的披巾。

“你又是这样！”拉斯科利尼科夫气愤地高声说。“您心里只想着我们！您现在应该和我呆在一起。”

“可是……卡捷琳娜·伊万诺芙娜呢？”

“卡捷琳娜·伊万诺芙娜当然不会丢下您。既然她已经从家里跑出来，准会来找您的。”他埋怨似地补上一句。“如果她碰不到您，那可就要怪您了……”

索尼娅痛苦而犹豫不决地坐回到椅子上。拉斯科利尼科夫默默无语，眼睛看着地下，心里不知在考虑什么。

“假定说，卢任现在不想控告您，”他开始说，眼睛不看着索尼娅。“可是如果他想这么做，或者有这样的打算，要不是有我和列别贾特尼科夫在那儿，他是会想尽办法把您关进监狱的！啊？”

“是的，”她用微弱的声音说，“是的！”她焦虑不安、心不在焉地又重复一遍。

“不过我当真可能不在那儿！而列别贾特尼科夫去那里，已经是偶然的了。”

索尼娅默默不语。

“嗯，如果您去坐牢，那会怎样呢？您还记得我昨天曾对您说过的话吗？”

她又没回答。他等了好一会儿。

“我还以为，您又会叫喊起来：‘唉，求您别说了，别再说下去了！’”拉斯科利尼科夫笑了，不过笑得有点儿勉强。“怎么，又不说



话了？”过了一会儿，他问。“总得说点儿什么啊，不是吗？我很想知道，现在您想怎样解决列别贾特尼科夫所说的那个‘问题’。（他好像开始说得前言不搭后语了。）不，真的，我是很认真的。索尼娅，如果您事先知道卢任的一切意图，也知道（也就是说，确实知道）由于他的这些意图，卡捷琳娜·伊万诺芙娜会完全毁灭，而且毁灭的还有孩子们，您也会附带着跟他们一起毁灭（因为您毫不看重自己，那么就算附带着吧）。波列奇卡也是一样……因为她也得走那同一条路。嗯，那么，如果突然这一切现在都让您来决定：让那一个人，还是让另一些人活在世上，也就是说，是让卢任活着干坏事呢，还是让卡捷琳娜·伊万诺芙娜去死？那么您会怎么决定呢？让他们当中的哪一个去死？我问您。”

索尼娅惊慌不安地看了他一眼。她听出，这话语气犹豫不决、而且转弯抹角的里面有特殊的含意。

“我已经预感到，您会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，”她说，用探询的目光看着他。

“好的，就算是吧。可是您到底会如何决定呢？”

“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事，您为什么要问呢？”索尼娅说。

“这么说，最好是让卢任活着，去干坏事了！您连这都不敢决定吗？”

“我可没法知道天意……您为什么要问不该问的事？问这些空洞的问题有什么意思？这怎么会由我来决定呢？是谁让我来作法官，决定谁该活着，谁不该活着呢？”

“如果这牵涉到天意，那可就毫无办法了，”拉斯科利尼科夫阴郁地说。

“您需要什么，最好还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吧！”索尼娅痛苦地高声叫喊，“您又想把话引到什么话题上去……难道您只是为了折磨我才来我这儿的吗？”

她忍不住了，突然高声大哭起来。他神情忧郁地看着她。

“您是对的，索尼娅，”最后他轻轻地说。他突然完全变了，他故意装出来的厚颜无耻和无可奈何的挑衅语调消失了。就连他的声音也



变得十分微弱。“我昨天对你说过，我不是来求你宽恕的，可是现在几乎才一开口就是请求你宽恕……我谈到卢任和天意，是为了自己……我这是求你宽恕，索尼娅……”

他本想笑一笑，可是他那凄惨的笑容中流露出的却是无可奈何欲言又止的神情。他低下头去，用双手捂住了脸。

突然，一种对索尼娅十分痛恨的让人奇怪的、非常出乎意料的感觉掠过他的心头。他自己对这种感觉感到惊讶和害怕了，突然抬起头来，凝神看了看她，但是他碰到的是她对他痛切关怀的、不安的目光；这是爱情；他的痛恨犹如幻影一般消失了。这不是那种感情，他把一种感情当作了另一种感情。这只不过意味着，那一瞬间已经到来了。

他用双手捂住脸，又低下了头。突然，他面色惨白，从椅子上站起来，看了看索尼娅，什么也没说，完全无意识地坐到了她的床上。

他觉得，这一瞬间非常像他站在老太婆背后，已经从环扣里把斧子拿下来的那一瞬间。而且感觉到，已经“再也不能失去这一刹那”。

“您怎么了？”索尼娅害怕极了。

他什么也说不出。他完全，完全不希望像这样来宣布，而且他自己也不知道，现在是怎么了。她轻轻地走到他跟前，坐在他身边，目不转睛地瞅着他，等待着。她的心在怦怦地狂跳，似乎这就要停止跳动了。开始变得让人无法忍受了：他把自己那像死人样惨白的脸转过来，面对着她，无可奈何地撇着嘴，仿佛竭力要想诉说些什么又不能启齿。索尼娅心里感到非常害怕。

“您怎么了？”她又问了一遍，稍稍躲开了他。

“没什么，索尼娅。你别怕……废话！真的，如果好好想一想，这全都是废话，”他像一个神智不清、无法控制自己的人，含糊不清地说。“我为什么只是来折磨你呢？”他突然瞅着她补上一句。“真的，为什么呢？我一直问自己这个问题，索尼娅……”

他也许是在一刻钟前向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的，但现在完全不知不觉地说出来了，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而且感觉到浑身不停地发抖。



“唉，您多痛苦啊！”她细细端详着他，痛苦地说。

“都是废话！……是这么回事，索尼娅（不知为什么，他突然微微一笑，笑得有点儿凄惨，无可奈何，笑了大约有两秒钟光景），“你记得我昨天说，有些话我想要告诉你吗？”

索尼娅担心地等待着。

“临走的时候，我说。也许是和你永别了。不过如果我今天再来，就要告诉你……是谁杀了莉扎薇塔。”

她突然全身颤栗起来。

“所以现在我来告诉你了。”

“那么昨天您真的……”她喃喃地说，“您怎么知道的？”她很快地问，仿佛突然明白过来似的。

索尼娅开始感到呼吸困难了。她的脸越来越苍白。

“我知道。”

她沉默了大约一分钟光景。

“是不是发现了他？”她胆怯地问。

“不，没有发现。”

“那么您是如何知道这件事呢？”她又是几乎沉默了一分钟光景，又是用勉强才可以听到的低声问。

他转过脸来对着她，聚精会神地看着她。

“你猜猜看。”他说，脸上仍然带着刚才那种变了形的、无可奈何的微笑。

她仿佛全身经过一阵痉挛。

“您……把我……您干吗这样……吓唬我？”她像小孩子那样天真地说。

“既然我知道……可见我和他是很要好的朋友，”拉斯科利尼科夫接着说下去，仍然目不转睛地瞅着她的脸，似乎无法把目光从她脸上挪开，“他并不想杀死……莉扎薇塔……他杀死她……是意外的……他本来想杀死那个老太婆……在家里只有她独自一个人的时候……他去了……可是这时候莉扎薇塔走了进来……于是他就只好……杀死了她。”



又过了可怕的一分钟。两人互相对视。

“你还猜不到吗？”他突然问。这时他的感觉就好像是从钟楼上跳了下去。

“猜一不到，”索尼娅用低得几乎无法听见的声音说。

“你好好想想。”

他刚一说出这句话，从前曾经有过的那种熟悉的感觉突然又冷透了他的心：他瞅着她的脸，突然仿佛看到了莉扎薇塔的脸。当他拿着斧子逼近莉扎薇塔的时候，他清清楚楚记住了她脸上的表情——她躲开他，往墙边退去，朝前伸出一只手，脸上露出完全是孩子似的恐惧神情，和孩子们突然对什么东西感到害怕的时候一模一样——他们也是像这样一动不动、惊恐地看着那个使他们感到害怕的东西，向前伸着一只小手，身子往后倒退，就要哭出来了。现在索尼娅也几乎是这样，也是那样束手无策、那么害怕地对着他看了一会儿，突然朝前伸出左手，用手指轻轻地、稍稍抵住他的胸口，从床上慢慢站起来，越来越远离他，而且用越来越呆滞的目光直盯着他。她的恐惧突然传染了他：他的脸上也露出同样的惊恐神色。他也像她那样，瞅着她，甚至几乎也带着同样的孩子式的微笑。

“你猜到了？”最后他悄悄地问。

“上帝啊！”她突然发出一声可怕的号叫。软弱无力地倒到床上，脸埋在枕头里。但是不一会儿，她很快欠起身来，凑到他身边，抓住他的双手，用自己纤细的手指紧紧攥着它们，好像要把它们夹在老虎钳里，不错眼珠地呆呆地盯着他的脸。她想用这最后的绝望的目光看出和捕捉到哪怕是最后的一线希望。然而希望是没有的；再也没有任何怀疑了：一切确实如此！甚至在这以后，回想起这个时刻，她都觉得奇怪和不可思议：为什么恰恰是她当时立刻就看出，已经没有任何怀疑了？不是吗，她并不能说，她对此已经早有预感了？然而现在，他刚把这件事告诉了她，她却突然觉得，她当真好像是对这件事已经早有预感了。

“得了，索尼娅，够了！你别折磨我了！”他痛苦地请求说。

他，完全不是想这样向她公开这一秘密，然而结果却成了这样。



她仿佛控制不住自己，霍地站起来，绞着手，走到房屋中间，但很快又回转来，几乎肩挨肩地又坐到他的身边。突然她仿佛被刀扎了一样，颤栗了一下，大叫一声，自己也不知为什么，一下子跪到他的面前。

“您这是，您这是对自己干了什么呀？”她绝望地说，突然站起来，扑到他身上，双手勾住他的脖子，紧紧搂住了他。

拉斯科利尼科夫急忙往旁边一闪，脸上带着忧郁的微笑瞅了她一眼：

“你多奇怪啊，索尼娅——我对你讲了这件事以后，你却拥抱我，吻我。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”

“不，现在全世界再没有比你更不幸的人了！”她没听见他的责备，发狂似地说，而且好像歇斯底里，突然高声大哭起来。

一种已经好久没体验过的感情犹如波涛一般涌在他的心头，他的心一下子就变软了。他没有抗拒这种感情，两滴泪珠从他眼里滚出来，挂在睫毛上。

“这么说，你会离开我吗，索尼娅？”他怀着希望看着她说。

“不，不；我永远不离开你，随便在哪里也不离开你！”索尼娅喊叫，“我跟着你走，随便去哪里，我都跟着你！噢，上帝啊！……唉，我真不幸啊！……为什么，为什么我以前不认识你！为什么你以前不来呢？噢，上帝啊！”

“我这不是来了吗。”

“这是现在啊！噢，现在可怎么办呢！……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在一起！”她仿佛出神似地反复说，又抱住了他，“我和你一同去服苦役！”他突然颤栗了一下，嘴角上又勉强露出早先那种憎恨的、几乎是傲慢的微笑。

“索尼娅，我也许还不想去服苦役呢，”他说。

索尼娅看了他一眼。

对这个不幸的人表示了充满激情和痛苦的最初的同情之后，关于杀人的可怕的想法又使她感到震惊了。她突然从他改变了的语调中听出了杀人凶手的声音。她惊讶地瞅着他。她还什么也不知道，既不知



道他为什么杀人，也不知道是怎么杀的，更不知道他的目的何在。现在，一下子这所有的问题全涌进了她的脑海。她又感到不相信了：“他，他是个杀人凶手！难道这可能吗？”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！我这是在哪儿呀！”她深感困惑地说，仿佛还没清醒过来，“您怎么，您，这样一个人……您怎么会干这种事？……这是怎么回事啊！”

“嗯，为了抢劫呗。别说了，索尼娅！”他有点儿疲倦地、甚至是懊恼地回答。

索尼娅仿佛惊呆了，突然高声叫喊：

“你挨过饿！你……是为了帮助母亲？对吗？”

“不，索尼娅，不是的，”他含糊不清地说，转过脸去，低下了头，“我虽然挨饿也还不到这种程度……尽管我觉得母亲的确需要帮助，不过……这也不完全正确……别折磨我了，索尼娅！”

索尼娅双手一拍。

“难道，这都是真的吗！上帝啊，这怎么会是真的！这谁会相信呢？……您自己把仅有的钱送给别人，怎么会为了抢劫而杀人呢！啊！……”她突然惊呼一声，“您送给卡捷琳娜·伊万诺芙娜的那些钱……那些钱……上帝啊，莫非那就是那些钱吗？……”

“不是的，索尼娅，”他急忙打断了她的话，“这些钱不是那些，你放心好了！这些钱是母亲通过一个商人寄给我的，我生病的时候收到了这笔钱，当天就送了……拉祖米欣看见的……就是他代我收下的……这些钱是我的，我自己的，当真是我的。”

索尼娅困惑不解地听着他的话，竭力想弄明白。

“那些钱……其实，我甚至不知道那里有没有钱。”他轻轻地补充说，仿佛陷入沉思，“当时我从她脖子上取下一个钱袋，麂皮的……装得满满的、那么鼓胀胀的一个钱袋……我没往里面看过，是来不及了……至于东西，都是些扣子、链条什么的，就在第二天早晨，我把所有这些东西和钱袋都藏到B大街上别人的一个院子里，压到一块石头底下了……这些东西现在还在那儿……”

索尼娅认真地听着。



“嗯，那么为什么……您怎么说，为了抢劫，可是什么也没拿呢？”她很快地问，好像抓住了一根稻草。

“我不知道……我还没决定，是不是要拿这些钱。”他说，又陷入沉思。突然他醒悟过来，迅速而短促地冷笑了一声。

“唉，刚才我说了些多蠢的蠢话。”

有个想法在索尼娅的脑子里忽然一闪：“他是不是疯子？”但是她立刻放弃了这个想法：不，这是另一回事。这时她什么也不明白！

“如果你知道，索尼娅，”他突然灵机一动，说，“你要知道，我要告诉你：如果我杀人，只不过是为我挨饿。”他接着说，每个字都咬得特别清楚，神秘然而真诚地看着她，“那么现在我……就太幸福了！你要知道这一点！”

“如果现在我承认，”过了一会儿，他甚至是绝望地叫喊，“如果现在我承认，我干了坏事，你对我取得这种愚蠢的胜利，对你可有什么好处呢？唉，索尼娅，难道我是为了这个，现在才上你这儿来吗！”

索尼娅又想说什么，可是没有作声。

“昨天我之所以叫你和我一道走，那是因为，我只有你一个人了。”

“你想叫我去哪里？”索尼娅胆怯地问。

“不是去偷，也不是去杀人，请你放心，不是去干这些事情。”他讥讽地冷笑一声，“我们是不同类型的人……你要知道，索尼娅，我只是现在，这时候才明白：昨天我叫你上哪里去？昨天我叫你的时候，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里。我叫你，我来只不过是：请你别抛弃我。你不会抛弃我吧，索尼娅？”

她紧紧地握了握他的一只手。

“我为什么要告诉她，为什么要对她坦白地说出这一切啊？”过了一会儿，他无限痛苦地看着她，绝望地喊道，“你在等着我解释。索尼娅，你坐着，在等着，这我看得出来。可我能跟你说什么呢？因为这件事你是不会理解的，你只会为我感到……痛心！瞧，你哭了，又拥抱我，唉，你为什么拥抱我呢？为了我自己承受不住，来把痛苦转嫁给别人吗？‘你也受些痛苦吧，这样我会轻松些！’你能爱这样一个



卑鄙的家伙吗？”

“你不是也很痛苦吗？”索尼娅高声说。

那种感情又一次像浪潮般涌上他的心头，霎时间他的心又变软了。

“索尼娅，我的心是恶毒的，这你可要注意，这可以说明许多问题：正因为我恶毒，所以我才来你这里。有些人是不会来的。可我是个胆小鬼，也是个……卑鄙的家伙！不过……算了！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说的……虽然人现有那么多的话要说，可我却不知从何说起……”

他停顿下来，陷入沉思。

“唉，我们是不同类型的人！”他又高声说，“我们配不到一起。为什么，我为什么要来！为了这，我永远也不会宽恕自己！”

“不，不，你来了，这很好！”索尼娅大声叫道，“让我知道，这就更好！好得多！”

他痛苦地看着她。

“如果真是这样呢，”他说，好像拿定了主意，“因为事实就是这样！是这么回事：我想要作拿破仑，所以就杀了人……怎么样，现在明白了吗？”

“不一明白，”索尼娅天真而又胆怯地低声说，“不过……你说，你说啊！我会明白的，我心里什么都会明白！”她请求说。

“你会明白吗？那好，咱们倒要瞧瞧！”

他不说话，考虑了很久。

“问题在于有一次我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：如果拿破仑处在我的地位上，为了开创自己的事业——他既没有土伦，也没有埃及，没有越过勃朗峰，他没有机会完成所有这一切壮丽辉煌的丰功伟绩，而只不过遇到了一个可笑的老太婆，一个十四等文官的太太，而且还得杀死她，为的是把她箱子里的钱拿出来（为了事业，你懂吗？）。如果没有别的出路，他会下决心干这种事吗？他会不会因为这太不伟大，而且……是犯罪，于是就感到恶心呢？我告诉你，为了这个‘问题’，很久很久的时间内我都在苦恼当我终于领悟（不知怎么突然一



下子明白了)，他不但不会感到厌恶，而且根本就不会想到这不伟大……甚至完全不会理解这有什么可以感到厌恶的？这时候我真是羞愧极了。只要他没有别的路可走，那么他能会不假思索地掐死她，连叫都不让她叫一声！……所以我也……学这个权威的样……不另思索……掐死了她……事实完全是这样的！你觉得好笑吗？是的，索尼娅，最可笑的就是，也许事情的确是这样的……”

索尼娅一点儿也不觉得好笑。

“您最好是直截了当地告诉我……不要举例子，”她更加胆怯地，勉强用可以听到的低声请求说。

他转身面对着她，忧郁地看了看她，紧紧地抓住了她的手。

“你又说对了，索尼娅。因为这都是胡说八道，几乎全都是废话！你要明白，你是知道的，我母亲几乎一无所有，妹妹偶然受了些教育，命中注定长期给人作家庭教师。她们的一切都寄托在我一个人身上。我上过学，可是如果我上大学我就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，我只有退学。即使是这样拖下去，那么十年，十二年以后（如果情况好转的话），我还是有希望当上教师，或者成为一个官吏，年薪可以拿到上千卢布……（他好像是在背诵。）而在这以前，由于操心 and 悲伤，母亲却早已憔悴了，可我还是不能让她过上安宁的日子，而妹妹……唉，妹妹的情况可能更糟！……而一辈子不顾一切，漠视一切，忘记母亲，忍心看着妹妹受辱而不敢说半个不字？为了什么？是为了埋葬了她们后，挣钱去养活别人——妻子和孩子，而以后又不能给他们留下一文钱和一片面包？嗯……所以我决定，拿到老太婆的钱，供我最初几年使用，不再折磨母亲，在大学里用这些钱来维持自己的生活，大学毕业以后作为实现初步计划的经费——广泛活动，从根本上改变一切，为自己创造一个全新的前程，走上一条独立自主的新路……嗯……嗯，这就是我所想的一切……嗯，当然啦，我杀了这个老太婆，这件事我做得很不好……唉，够了！”

他无可奈何地勉强讲完了这些，低下了头。

“哎呀，这不对，不对，”索尼娅苦恼地说，“难道可以这样吗……不，不应该是这样，不是这样的！”



“你居然认为不是这样！……可我是真心诚意地讲给你听，说的全都是实话！”

“可这算什么实话呀！噢，上帝啊？”

“要知道，我只不过杀死了一个虱子，索尼娅，我只是杀了一个毫无用处、讨厌而有害的虱子。”

“人会是虱子！”

“唉，我也知道，不是虱子，”他回答，瞅着她。“不一过，我是在胡说，索尼娅，”他补上一句，“早就已经在胡扯了……这都不对，你说得完全正确。这完全、完全是由于别的原因！……我已经太久没有跟任何人象这样说话了，索尼娅……现在我头疼得厉害。”

他的眼里射出火一样的光芒，好像在发烧。他几乎开始呓语了，嘴角上不时掠过神情不安的微笑。精神兴奋的背后隐隐透露出可怕的心情。索尼娅明白，他是多么痛苦。她也开始感到头晕了。他说得这么奇怪，好像有些话是可以理解的，不过……“可是怎么会呢！怎么会呢！上帝啊！”她绝望地绞着手。

“不，索尼娅，不是这样的！”他突然抬起头来，似乎思路突然一转，使他吃了一惊，又使他兴奋起来了，“这不对！最好……你最好认为（对！这样的确好些！），认为我自尊心很强，好嫉妒、恶毒、卑鄙、爱报复，嗯……还，精神也不大正常。（让我一下子全都说出来吧！他们以前就说过，我疯了，这我看得出来！）我刚刚对你说过，在大学里我无法维持生活。不过你知道，说不定，我也能维持。母亲寄钱来是供我缴学费的，我可以自己挣钱来买靴子、买衣服和作伙食费，准能办得到！可以找到教书的工作；每小时半个卢布的价钱人还是愿意出的。拉祖米欣就在工作嘛！可我发起脾气来，不想干了。正是发起脾气来了（这个词用得很好！）……于是我像只蜘蛛一样，躲进自己这个角落里。你到过我住的那间屋子，看到过了……你知道吗，索尼娅，低矮的天花板和窄小的房屋会让人的心灵和头脑憋得多么地难受！噢，我是多么痛恨这间陋室！可我还是不愿走出这间陋室。故意不想出来！我整天整夜足不出户，也不愿意工作，连饭也不想吃，一直躺着。娜斯塔西娅给送来，就吃一点儿，她不给送来，一